

沉实为文
兀自花开

詹谷丰、耿立散文琐谈

□王必胜

詹谷丰、耿立的散文有较高的辨识度，在广东散文作家中，近年成就可观。他俩都是客居者，詹谷丰时间稍长，入粤二三十年。相对岭南，他们来自北方，一个是赣东文化圈，一个受齐鲁文化影响，相同的是“他乡写作”，不同的是“北方文化”早年熏陶，其散文景象各异，文本自殊，把他们作为一个话题评论，我以为，是开放的岭南文化成熟、文学多样化、包容性的体现。

我与詹、耿两位作家，算是神交，读过他们的作品较早，因为他们在《北京文学》刊发了重要作品，并相继得过刊物年度奖，我写过评语。记得耿立是《谁的故乡不沉沦》，詹谷丰是《书生的骨头》。两篇代表作都是“硬核作品”。

其实，找作家不同点容易，个性化写作、个人性风格，是判断文学高下、良莠的标准，也是作家成熟的标志。而找相同点则难，除了因为个性化是文学的生命外，任何相似的类型归类，都是主观，不太切实的。虽然詹、耿二位散文景色斑斓，各得妙趣，但还是可以找到相似点，我以为，在内容上，一是对人文历史的热爱，打捞史实，写风骨人物。再是以现代意识回望故乡，呈现现代文明下的人生种种、故土亲情、生命状态、文脉传统、底层人生等。他们的文字是真诚的，坚实中有柔软，有亲和力，不花拳绣腿，也不博眼球，文字自然灵动，有质感。另外，两位作家沉实为文，默默耕耘，种好那片散文田园，可以说是有思想性的写作、接地气的写作，也是用心而有难度的写作。

詹谷丰的散文是大气象散文，《书生的骨头》《纸上的文人》《山河故人》等，写的是人文气节、书生情怀、英雄气概。他影响较大的几部，关注历史人文，从血脉、文脉、精神传统上，书写追寻理想、坚韧前行的一代文化人的命运。他的人物形成系列，有民国名士、革命（左联）文人、乡间贤达、民间高人。用笔最深的是民国名士和革命文人。他笔下民国名士性格坚韧，风骨挺立，多谩骂之士，是剑侠之人。他钟情于岭南人文血脉，写左联时期的文学殉道者，以五位粤籍文学家结为一集，情感深挚，史料与现场、人物命运与社会评价相结合，活化史料，见史见人。詹谷丰注重原始资料，近乎田野调查的采访、甄别、活用、创化，每每以数万字篇幅，写出主人公生命历程、事功行为、文学贡献、社会影响，不仅是对这些几近湮没的革命文人的事迹再现，也是对文学家人物的生命情操的真挚书写。詹谷丰的人物散文形成系列，考证辨识，还原史实，勾连现实，复活人物的生命历史，有见识博闻，显示了鲜明的主题创作。此外，他聚焦古器物，对古琴、古金石、藏书、古植物番薯，以及老宅会馆等，都有涉及，形成散文作品的史家韵味。作为客居者，岭南的人文题材，源于对第二故乡的挚爱，也是对于岭南文化的致敬。

詹谷丰的散文主题厚重、体量沉实、内涵深阔，却追求灵动活泼、接地气、有温度的写作。即便写历史文化、名人大事，文字疏朗，不板正严肃，一些文章的天赋也很诗意。他写广东左联烈士的主题是山河故人，山河是天地、是人生，是时空，左联故人融入了山河，其精神在大野苍茫中永存。这是很有意象的散文结穴点。晚近，他除了致力于东莞文化史书写外，故乡修水与赣鄱一带的人文地理、乡情人伦、自然物事，比如水井、城墙、屋宇、习俗等，从人文地理上和精神原乡上，再现生命的种种，持守、坚韧、新变，一切都娓娓道来，从容亲和。他以现代性眼光，聚焦人文，散文文字呈现了多样风采。

耿立的文字是专为散文而生的，不只是因为他主事散文，他的诗意语言、学者式的考究和现场感，以及情感亲和力，这与詹谷丰多有相似，思想性、随感式，为增益作品内涵，注入丰富知识，引据古今中外文化典籍。生动的叙述，不乏精神性思考和情感渗透，无疑提升了文字张力。他着眼于直面现实，剖白自省，写故人亲情，写底层生命命运，有如他所说的“信史”，其篇什可以当作有韵味的史志性散文。这是当下散文中不多的见。

耿立生于鲁西南，浸润在齐鲁文化、孔孟儒学的人文环境，散文的知识性和人文气凸显。他出生地又近邻孔子故里，对儒学少时或有耳闻，他写孔子，精神暗滋养，天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文明光照，世代寻觅，长河暗晦之中，历史深邃处闪耀着一支文明的烛光，这是儒学、道德仁义，是人类文明的照耀。他的散文集名就以写孔子的一篇《暗夜里的灯盏烛光》为题。他对孔子思想行为的理解，说孔子是“这个民族的寻路者”，是富有意象的解释。也是对中国文化元典致敬。以思想性的提炼，活化了人物。耿立散文的一个特色，是耿宗怀远，致敬中国人文先祖，写思想长河里的人文先贤们对后世的影响，对人类文明的意义。他写赵尚志、赵登禹、赵一曼“三赵英烈”等，还有故乡人物、义士乡贤，也多源于此。另有一些对现实的不端与陋习发言，思想随笔式的文字，体现了雅致文风。耿立的散文，有古今人文的思想联结，人文气息浓郁。他也描绘那些活跃在村社节日或家庭中习俗，或鲜活的文化遗存，比如，鲁西南平原上舞龙赛事等。

另一个是对乡村现实的文学书写。他以现代性思考，从乡情、乡愁，自然乡土，故乡与游子，传统与新生等不同视角，在怀想、追忆、期待、反思中，描写现代文明进程中的山村新与旧的时代性变化，抑或未来愿景。他多写乡人劳作生存的状态，艰难困顿、欢欣喜悦，儿时的情感、成长的烦恼，特别是以清醒的笔触，写别乡与回乡的情感纠结，他以故乡人内心不乏异乡人的反思，思考当下的故乡如何走出现代化带来的困惑，如何在文明进程和现代化转换中，认清通向现代文明的艰难与不易。乡村故土如今有多少传统迷失在现代文明进程中，故乡是沉沦，失当，还是前行，变法？他以一个走出来的乡村游子，反思当下的故乡现实。这也是走出故乡精神羁绊的游子心态。所以，故乡生机与沉沦，是一个精神性的问题。6年前的这个诘问，在当下乡村振兴的国家行动中，也是个切近有意义的问题。耿立以文学家的执着，从文学的视角，也是人文的、人性的视角，表达一个故乡回望者的情愫。所以，他写“过街的事件”，写那个叫“木镇的人情万物”，直面乡村的陨落，写过往的人情的发展进程。经过思考的文字，更有光彩。

詹谷丰、耿立的散文写作，在当下众声喧哗的散文中，在各种口号的喧闹中，别有精彩。他们的创作安静沉实，不急不火，自然流露；他们的作品是有着纯粹性的，人文气的特色，纯粹为人，沉实为文，不是简单易行的。从题目内容看，历史人物、乡村人事、回忆亲情等，难有新意，不取出彩。然而，他们以文字的思想性，情感深挚，而不乏自我的剖白反省，成为高辨识度的，平实而接地气的。他们建有自己写作的主题据点——乡村文化的现代性观照，他们作为南方客居者有着天然的主题优势，或许这是他们创作的不竭之源。如果提点建议，在篇幅和体量上，还可以压缩，做点减法，文章的长短，并不是质的标准，何况，当下的阅读，精短已是大众认同的，我们写作者也会是这样好吧。

深沉的爱在文字中回响

□陈晓明

现。他生长在非常偏僻的地方，经历了许多磨难。其实我比耿立虚长几岁，我的成长也是在极为偏僻的乡村，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我读的路才能到达乡里的中学。那个时候只休周日，周六下午回家拿饭菜，周日晚上要赶回学校，走六十里的山路，其中有三十里有伴儿，还有三十里是我一个人走。所以我很能体会他在乡村学校的那种生活。后来我的家搬到乡里，情况好转，不用步行那么长的路。但是那个时候我还多了一个身份——地主子弟，有地主成分会被歧视被压抑。我读耿立的散文是感同身受的。那个时候的我和好友一起读马克思传，读毛泽东的书，桌上贴着毛泽东的诗句。我那些自信都不知从何而来。其实那时就像耿立在散文里面写的一样，完全没有希望。但是不知道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种精神，好像觉得自己不会失败。我们曾经命运相当，但我们还是有一点区别，我是所谓从城里下放到山沟沟里，而他是土生土长在乡下，我特别理解那种生命和土地连接的关系，以及对面前茫茫道路的那种绝望感。《赶在黎明前奔跑》中上学的挫折我是

能体会到的。

《暗夜里的喉咙》写得特别好，散文写得像小说，有细节，人物、情景勾画得活灵活现，非常动人。这一篇可圈可点的东西很多，读起来真的是把过去乡间的流氓无产者——过去乡里面就把他们定位为三教九流——写得非常可爱、可亲、可恨、可怜、可悲。在这样的境况之中，你和他同病相怜，有一种命运上的联系。这里面写出了一种爱和悲悯，散文的真性情体现了出来。在土地上生长起来的生命，与大地的灵魂，和在这条命运的道路上相遇的行走的人一起悲鸣，非常感人。

《暗夜的伤口》写得曲折，拜师的场景非常传奇，自己始终的落魄，二舅向自己要钱，小城的市俗文化，那种人与人的亲情带来的伤痛，这是一种刻骨的真实。既然是刻骨的真实，它就会有血，就会有伤口，这些伤口渴望爱，渴望安慰。这部作品确实让我们看到上世纪60年代乡村人民的生活，看到生命的不易、生命的坚韧和对爱的渴望。耿立的散文内里藏的一种大爱，像大地一样质朴、深沉，又纤细。

零落成泥 芳香如故

——读耿立《暗夜里的灯盏烛光》 □刘军

打开《暗夜里的灯盏烛光》，阅读到这篇散文的第二篇作品《赶在黎明前奔跑》之际，我的脑海里迅即闪出“白马、西风”的词语。白马啸西风也好，白马西风塞上也好，皆有着悲歌慷慨的味道。悲歌慷慨能否否认耿立散文的风格？答案则是肯定的，他的系列文史随笔，诸如《秋瑾：襟抱谁识？》《赵登禹将军的菊与刀》等，携带着志士之笔的重沉，让读者不觉间沉浸入大风起兮之叹、易水之畔的风寒之中。不过，慷慨任气并非耿立散文的全部内容，在以钩沉往事为主体内容的《暗夜里的灯盏烛光》里，慷慨隐入地下，在对不堪的现实的回望之中，辨认亲人和他者的面孔，嗅闻时间的味道，散开那个乡间少年的奔跑和羸弱的瞬间，还有坚韧的童谣和卑微的植物。文学中的情感就是借助时间的通道和回忆触角的轻抚，它们会逐渐趋于清晰和饱满。也因此，世事固然零落，而有些事物，经过文字的轻摇，何尝不是如故之芳香？

从耿立的故乡曹濮平原往西百余里，则是散文家冯杰笔下的北中原，两者的地理区隔则是蜿蜒向东的黄河。两相比较，冯杰笔下的北中原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审美图景，大地和大地上的诸事物的隐忍和灵性，经过文字的刻画，成为一座神圣而诗意充足的建筑。而对于耿立来说，他在刻画故乡之际，运笔如刀，直面艰难繁重的世间，尘世的残酷与人的温情交错其间。因此，冯杰的乡土散文逼近浪漫主义的风格，散发出记忆诗学的醇香，而耿立的乡土记忆，则直达现实主义的原点。两位散文作家对平原的不同向度的处理，恰恰构成了一种互补关系。

自命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大家韩愈，在《答李翱书》中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毕宜。”这就是古典诗学中“气盛言宜”说的原始出处。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也确实写出了一批骨气铮铮的文章。耿立的作品在美学上继承了这种气盛之美，有着道义在肩的使命感。耿立的这部最新散文集中，《暗夜里的灯盏烛光》与《肉身考古学》两篇作品，可谓典型的气盛之作。

若依照以情观辞的审美原则，那么，这部散文集第二辑《大地上的事情》中的两篇作品《父亲拔了输水器》《遍地都是棉花》堪称典范。前者是一篇向着父亲的致敬之作，也是为平原深处众多卑微男性写出的一份悼词。与单纯的苦难美学加亲情升华的乡土散文不同的是，这篇作品的内在经纬还有着独特的一面，苦难构成了父亲一生浓郁的底色，而在这底色之上，还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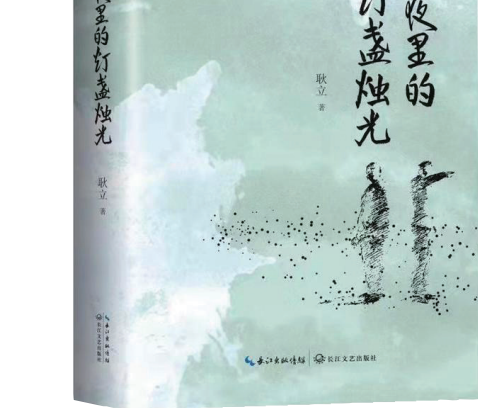
斯人故国勿相忘

——读詹谷丰《山河故人》 □楚些

散文作家詹谷丰还有一个文化移民的社会身份。所谓文化移民，对应了他作为文化文艺的杰出人才，从他省被引进广东省的身份转换过程，也对应了他拿出了真正的作品回报且回应了广东省文化提升的诉求。但流动后的作家能够实现“在地”的文化产出的却并不多，因此，我在这里使用文化移民这个特殊的标识来标注作家詹谷丰。

詹谷丰的“在地”文化产出主要集中在两本书的出版上。一个是2020年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半元社稷半明臣》，这本书聚焦东莞地方历史文化名人的历史散文总结。另外一本就是2021年由花城出版社推出的《山河故人》，同样是一本历史散文合集，他笔下书写的对象集中于现代文学史和现代革命史上的广东籍左翼作家。

为何广东省在现代革命史上涌现出那么多的可歌可泣的人物，这和广东在近现代史上的地缘位置所决定的。从魏源的“睁开眼睛看世界”，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再到孙中山组织策划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可以说，广东是但开风气不为先的独特地域，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黄花岗起义、黄埔军校、北伐行动，这一系列的追求民族自立、民治民享的革命活动如同燎原之星火，广东由此储存了革命的种子。而现代文学史和现代革命史之间渊源很深，多有叠加，左联以及左联作家，作为一个群体，就构成了联通文学与革命的桥梁。左联作为一个带有革命色彩的社团群体，以现代文学的旗手鲁迅先生为导师，以周扬、胡风、夏衍等人为核心，他们的文学成就不仅影响到当代文学前行的方向，也构成了当代文学发展演变的基础。在这一文学社团中，就广东的志士而言，有牺牲于抗战时期的邱东平，有创作伴随20世纪始终的欧阳山，有牺牲于白色恐怖时期的洪灵菲，有理论修养深厚的杜国庠，有左联五烈士之一的冯铿，有创造史的发起人之一的冯乃超。《山河故人》的最后



对生命的真挚书写

詹谷丰、耿立散文创作简析

□李掖平

詹谷丰回望历史人物的传记体散文集《山河故人——广东左联人物志》，题目本身就表征出“祖国山河故人情”的多重象征蕴含。华夏大地、山川河流，既是中华民族生存生活的场域，亦是每一个“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华夏子民附着情感寄托精神的重要载体，是物理意义上的地标，更是精神上的坐标。故人，既可指代中华民族历史上所有生于斯长于斯的爱国者，亦可指代作者书中所写所记的多位广东籍左翼作家。深浓而饱满的感情从作者笔端汩汩流出，汇聚成一脉对祖国山河的热爱挚情和对左翼作家的景仰与致敬深情。

从主题角度看，作者立足于激活岭南左翼文学艺术历史、传承革命文化基因的思想创意，从紧扣“以史鉴今”、“以史励今”的时代高度，构建起追溯过往事实的“历史现场”和展示新时代社会生活的“当下现场”，既互为参照又互为呼应的一种拧绳式结构框架。历史现场真实再现了左翼作家们投身革命的一段段荡气回肠的生命经历和一份份独标特色的文学创作成就，其间蕴含的家国情怀、使命担当、理想信仰以及爱情追求，凝聚着天地精华，飞扬着生命激情，承载着中华魂魄，标示出一份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当下社会生活现场敞开的则是以作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将左翼作家们视为巨大的精神源泉和力量支撑，从前辈们的革命历程和文学创作中不断汲取发展的动力和营养的当下践行，标示出左联精神的时代激活以及进一步创新性转化的无限可能性。

从艺术表达角度看，散文集《山河故人——广东左联人物志》对广东诸多左联人物的塑造，既有坚实的史料支撑，又有合理的艺术虚构和灵性飞扬的想象与联想，更有作者本人自我情感始终如一饱满在场。无论是对历史事件的再现场描述，还是对日常生活场景的生动还原，或是对人物情感波折的细节性刻画，都紧贴血与火、情与歌、爱与恨的人性肌理，敞开了历史人物的鲜活性和立体性。散文集由七篇散文构成，前六篇传记的是邱东平、欧阳山、洪灵菲、杜国庠、冯铿、冯乃超这六位左翼作家，且都在“历史现场”与“当下现场”的大结构框架轮廓之下，但每篇切入的具体叙述角度各不相同，如第一篇以插叙视角开篇，从邱东平在1931年策动十九路军放弃“剿共”转而抗战这一具体事件入手，继而，其生平经历和革命经历沿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条线回溯邱东平在1931年之前的生活经历，一条线展现其在这之后的革命斗争历程。

耿立的《暗夜里的灯盏烛光》是一部用心灵与历史、乡土与自我生命对写就的散文集，作者通过对历史文化坐标系中的耀眼光芒、交织着欢欣与苦痛的生活细节之处、乡野田园随处可见的风物人情的深沉凝视，从中挑拣出承载着丰饶意指的诸多人物和物象，如孔子、父亲、饕餮师傅、棉花、苍耳、地瓜、白花等等，将其嵌入内心进行不断地思索与打磨，再将其构建为一种审美意象，甚至是一种审美象喻，其或崇高或平朴，或深邃或清浅，或悲悯或苛毒，或警醒或抚慰，或细腻或粗粝的多元精神蕴涵，彰显出广博、深远、迢迢、繁复的创作能力。

这部散文集的内在情思空间，建构于一个写作者在下当下应如何坚守精神立场、如何创新性激活和发展传统文化、如何有效对接现代与传统的表达方式等问题的独立思考之上，沿着讴歌与诘难、撕开与缝合两大方向不断向深度和高度精进。心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深情皈依和对历史先贤的虔诚致敬，作者在这部散文集中以“暗夜里的灯盏烛光”为题，紧扣孔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情怀，敞开了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重新诠释了这位“民族的寻路人”之重要价值与意义，同时也完成了他对孔子身心双重的诚挚朝圣。胸怀沉郁冷峻的悲剧性哲思体验，作者收入这部散文集中的众多篇目，是对种种或繁华喧闹或冷清贫寒的城乡生活表象、对历史谬误的复杂之源的深刻审视与反思，以及对个体生命内心深处的种种忧虑、恐惧、愧疚和疼痛的思辨与剖析。

概括说来，这是一种难能可贵却充满既不过巧更不讨好之危险性的“纯文学”精神信仰和写作立场，为耿立散文卓尔不群孤寒冷冽的审美风格提供了坚实的根性支撑。